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四)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1304458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JINGDIAN
JINGDIANXILIE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四)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CS1490851

I16/0161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I16

0161

重庆师大图书馆



X114820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张昌华,汪修荣主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7-0900-7

I. 世... II. ①张... ②汪... III.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620 号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主 编 / 张昌华 汪修荣

策 划 / 梁春芳

责任编辑 / 方 卉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56.875

字 数 / 1,000,000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900-7/I·885

定 价 / 165.00 元(全六册)

目 录

第四卷

- | | | | |
|-----|-------|-----------|----------------------|
| 749 | 〔英 国〕 | 阿加莎·克里斯蒂 | 共同生活 |
| 775 | 〔前苏联〕 | 帕斯捷尔纳克 | 幼年 |
| 783 | 〔美 国〕 | 赛珍珠 | 我的中国世界 |
| 796 | 〔中 国〕 | 许地山 | 我的童年 |
| 803 | 〔前苏联〕 | 叶赛宁 | 自传 |
| 807 | 〔中 国〕 | 张恨水 | 我早期的写作生活 |
| 825 | 〔中 国〕 | 茅 盾 | 我的婚姻 |
| 836 | 〔日 本〕 | 川端康成 | 文学自传 |
| 854 | 〔美 国〕 | 海明威 | 同“音乐家”的一席独白 |
| 863 | 〔阿根廷〕 | 博尔赫斯 | 我的回忆 |
| 893 | 〔中 国〕 | 张大千 | 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两个一百天 |
| 917 | 〔中 国〕 | 老 舍 | 自传 |
| 924 | 〔中 国〕 | 庐 隐 | 中学时代 |
| 931 | 〔中 国〕 | 冰 心 | 我的童年 |
| 936 | 〔中 国〕 | 梁实秋 | 清华八年 |
| 951 | 〔前苏联〕 |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我为什么要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 954 | 〔智 利〕 | 聂鲁达 | 回首话沧桑 |

- 965 〔中 国〕 巴 金 文学生活五十年
- 978 〔美 国〕 辛 格 我的身世
- 984 〔美 国〕 海伦·斯诺 命里注定的咖啡馆相逢

满街上人拥挤得很，这是我最初印在我脑子里底经验。自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依通常计算虽叫做三岁，其实只有十八个月左右。一切都是很模糊的。

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于台湾底。因为年代久远，族谱里底世系对不上，一时不能归宗。爹底行止还没一定，所以暂时寄住在本家底祠堂里。主人是许子荣先生与子明先生二位昆季，我们称呼子荣为太公，子明为三爷。他们二位是爹底早年的盟兄弟。祠堂在桃都底的围村，地方很宏敞。我们一家都住得很舒适。太公的二少爷是个秀才，我们称他为杞南兄，大少爷在广州经商，我们称他做梅坡哥。祠堂底右边是杞南兄住着，我们住在左边的一段。娘与我们几兄弟住在一间房。对面是四婶和她底子女住。隔一个天井，是大伯父一家住。大哥与伯父底儿子们辛哥住伯父底对面房。当中各隔着一间厅。大伯底姨太清姨和逊姨住左厢房，杨表哥住外厢房，其余乳母工人都在厅上打铺睡。这样算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安顿了一家人。

祠堂前头有一条溪，溪边有蔗园一大区，我们几个小弟兄常常跑到园里去捉迷藏；可是大人们怕里头有蛇，常常不许我们去。离蔗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区果园，我还记得柚子树很多。到开花底时候，一阵阵的清香教人闻到觉得非常愉快；这气味好像现在还有留着。那也许是我第一次自觉在树林里游。在花香与蜂闹底树下，在地上玩泥土，玩了大半天才被人叫回家去。

娘是不喜欢我们到祠堂外去底，她不许我们到水边玩，怕掉在水里；不许到果园里去，怕糟蹋人家底花果；又不许到蔗园去，怕被蛇咬了。离祠堂不远通到村市底那道桥，非

有人领着，是绝对不许去底，若犯了她底命令，除掉打一顿之外，就得受缔佛的刑罚。缔佛是从乡人迎神赛会时把偶像缔结在神輿上以防倾倒底意义得来底，我与叔庚被缔底时候次数最多，几乎没有一天不“缔”整个下午。

（原刊 1941 月香港《新儿童》第 1 卷第 6 期）

【前苏联】叶赛宁(1895~1925)

叶赛宁，前苏联诗人。于1914年发表诗歌，主要作品有《关于俄罗斯与革命》、《波斯诗篇》和《布加乔夫》等。1922年与美国舞蹈家伊沙多拉·邓肯结合。后因精神抑郁而自杀。

本文选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苏联作家自述》。

自 传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于1895年9月21日生在梁赞省梁赞县库兹明斯克乡。从两岁时起，由于父亲的贫穷和家庭的人口众多，我被交给了相当富裕的外祖父教养；他有三个成年的没有结婚的儿子，我整个的童年差不多都是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我的舅舅们是些顽皮的、坏透了的孩子。三岁半时，他们把我放在一匹没有鞍子的马背上，立刻就让它奔跑起来。我记得，我当时发愣了，只得紧紧地抓住马鬃。

后来他们教我游水。有一个舅舅（萨沙舅舅）带我乘上小船，离开了岸边，他就脱掉我的衬衣，把我象头小狗丢到

水里去。我既不会游而又惊慌失措地用两手拍打着水。在我还没有被水憋住以前，他老是在叫：“哎，坏蛋！呸，看你有什么用？”

“坏蛋”这个字，在他是个表示爱抚的字眼。后来，八岁的时候，我时常替另一个舅舅当猎狗，在湖里游水去寻找打伤了的野鸭。爬树的本领我学得很好。在孩子们当中，没有谁能跟我竞赛；很多人在中午时，在耕地以后，白嘴鸭打扰他们睡觉，我就从白桦树上摘下鸟窝，每摘一个鸟窝得到十戈比。有一次我掉了下来，但很巧，只擦破了脸和腹部，还打破了一个送给在割草的外祖父的牛奶罐。在孩子们当中，我经常是个头儿，而且是个爱打架的能手，身上老是带着伤痕。因为顽皮，只有一个外婆在斥骂我，可是外公有时却在煽动我用拳头打人，他常对外婆说：“蠢货，你不要惹他，他这样会变得更结实些。”

外祖母全身心地爱我，她的温柔是无限的。每逢星期六，他们就为我洗澡，剪指甲，用灯油为我烫头发，因为没有一把梳子能梳我的鬈发。但就是灯油也没有多大用处。我老是拼命地大声叫喊，甚至现在我对星期六还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打发我去做礼拜，为了检查一下我已去做过礼拜，就给我四个戈比。两个戈比是买圣饼的，两个戈比是给神父划圣体^①用的。我买了圣饼，就代替神甫在圣饼上用削铅笔的刀划了3个记号，其他两个戈比就带到坟地里去，同孩子们玩羊拐子。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

① 圣体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的遗体，按宗教仪式举行颂圣体礼时，以圣饼代替，并在上面划3个记号。

去的。当我长大了的时候，家里很想让我当一个乡村教师，因此送我到对内的教会师范学校去；16岁时我从那儿毕业，就应该进莫斯科师范学院了，幸运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教学法和教学论我是那样的讨厌，我甚至不想听。

我很早就开始写诗，在9岁左右，但是自觉地从事创作却是16岁至17岁的事。那个时候写的某些诗，发表在诗集《悼念亡魂节》^①里。

18岁时，我感到惊讶的，就是我把自己的诗投给各刊物，但那些刊物都没有发表，突然间我就到了彼得堡。在那儿，大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亚·勃洛克，第二个是戈罗杰茨基。当我看到勃洛克时，汗水从我脸上流了下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活的诗人。戈罗杰茨基带我去看克留耶夫，我过去从来没有听人讲起他。我和克留耶夫，尽管内心存在着差异，但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这个友谊一直继续到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六年没有见过面。

他现在住在维杰格拉，他写信给我，说他吃带谷糠的面包，喝白开水，祈求上帝给他一个不丢脸的死亡。

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命运把我从这一方推到另一方。我走遍了俄罗斯，从北冰洋一直到黑海和里海，从西方一直到中国、波斯和印度。

在我的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候是1919年。那时，我们在房间的温度冷到五度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冬。我们当时没有木头，也没有劈柴。

① 悼念亡魂节在墓地举行，时间是在耶稣复活节后的第一星期。

我从没有参加俄国共产党，因为我觉得自己更加左。

我最敬爱的作家是果戈理。

我的诗集有《悼念亡魂节》、《天蓝色》、《耶稣变容节》、《农村日课经》、《三圣节》、《无赖汉的忏悔》、《布加乔夫》。

现在我正在写一部大的作品，题名是《恶棍的国家》。

在俄国，当没有纸张的时候，我和库西科夫、马里延戈夫，把自

己的诗发表在耶稣受难修道院^①的墙壁上，或者就在林荫大道的某处地方朗诵……

为此我向我所有的读者们表示我的卑微的敬礼，并请稍注意牌子上写的：“请不要枪杀！”

1922年5月14日于柏林

（戈宝权译）

↗

① 耶稣受难修道院原在莫斯科城中心普希金广场旁，旁边有耶稣受难林荫大道，修道院已不存在。

【中国】 张恨水(1895~1967)

张恨水，中国现代小说家，以创作通俗小说闻名，先后创作通俗小说 120 余部。主要有《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

本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生涯回忆》。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早期的写作生活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谈我自己的写作，一定要谈我是怎样写起；就涉及我的读书经过了。我 7 岁整^①才入蒙学，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当然念的是“三、百、千”^②。我很好，念半年，就念了 13 本书。你问这 13 本书都是什么？我告诉你，全是《三字经》。因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念私塾。念过“上下论”^③，

① 这里讲的是虚岁，实龄应是六岁。

②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③ “上下论”即《论语》上下两册。

念过《孟子》。我除了会和同学查注解上的对子（两行之中，两个同样的字并排列着）而外，对书上什么都不理解。有一天，先生和较大的两个学生讲书，讲的是《孟子》齐人章。我很偶然地在一旁听下去，觉得这书不也很有趣吗？这简直是个故事呀。于是我对书开始找到了一点缝隙，这是九岁多的事。地点是在江西景德镇，那时，我父亲在那里作点小事。

10岁，我在南昌。在一位父执^①的家馆里念书。他有两个孩子念书，另带我和一个小孩子，4个学生，共请了一位安徽老夫子（同乡）教书。那时，有新书了。如《易字蒙求》、《易字读本》之类，都带有图。我对这些带图的书，非常地感兴趣。先生并不曾和我们讲些什么，但看了这图，我可以略懂些书上的意义。后来我又转入一家较多的学生的私塾，有大半学生读《蒙字读本》。那书共二册，是浅近的文言，而且每课有图。我虽不读，同学读着我在旁边听着，每课都印入我的脑筋，让我了解许多事。至于我自己呢，却念的是《左传》，先生应了我父亲的要求，望文随解一遍，我实在是不懂。同时，先生又为我讲《二论引端》。这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但我还是不大懂。不过我另有办法，同学念《论语》，带着白话解的，我借同学的看，我就懂了。

11岁，我和父亲到江西新城县去（现在的黎川县），家里请了一位同乡端木先生，教我和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同乡子弟。正式开讲，我就了解所谓虚字眼了。但这并不是先生

① 父执：父亲的朋友。

教的，还是由《四书白话解》那里看来的。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两个新发展：其一，是在由南昌到新城的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我四叔正读着，把我吸引住了，我接过来看下去。我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学以后，我父亲桌上，有部洋装《红楼梦》，印得很美，我看过两页，不怎样注意。而端木先生却是个《三国》迷，他书桌上常摆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我就偷来看，看得非常地有味。这书，帮助我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其二，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当然答应。但先生自己并不会作诗，除了教给我“山外青山楼外楼”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而外，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地有味。

11岁半，我回到安徽潜山原籍，在本乡村里读书。这个读书的环境很好，是储姓宗祠附设的圣庙。庙门口一片广场，一棵大冬青树，高入云霄，半亩圆塘，围了庙墙。庙里只有三个神龛，其余便是大厅和三面长庑，围了个花台子。我和弟弟，靠墙和窗户设下书桌。窗外是塘，塘外是树，树外是平原和大山。因为我已读过《千家诗》，对我的读书帮助不少。但先生是个老童生，一脑子八股，同学全是放牛小孩，完全和我城市的同学异趣。也惟其如此，我成了铁中铮铮了。这时，我自己有一部更好的《四书白话解》，而且有精细的图。我在图上，看懂了乘是八马拖的战车，我又了解了井田是怎么个地形。抄他一句成语：“文思大进。”因此，半年之内，除了《礼记》，我把五经念完了。先生来了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要我作八股，居然逼得我作成了“起讲”。又要我作试律诗，这就吃不消了。一个虚岁

11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平对仄，红对绿呢？我被先生逼得无法可治，只有拿了一部诗韵死翻。就这样填鸭式的，在半年之内，我搞懂了平仄。而对《千家诗》，也更觉有味了。

这一些，可以说先生没教我，全是瞎猫碰死耗子，我胡乱碰上的。而我真正感到有味的，还是家藏的两部残本小说。一部是大字《三国演义》，一部是《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另有一部《西厢记》，我却看不懂。后来，又看到一本残缺的《七国演义》。就是孙庞斗智的一幕，我也深深地印在脑筋里。不过，这时，我已懂得《左传》，也把它当故事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左传》上一些字句，可以说是那故事性的文字引动我的。

三 跌进小说圈

我在了解字义以前，是很不幸的，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先生。13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江西，并随家回到了新淦县三湖镇。那个地方，是产橘子的地方，终年是满眼的绿树。一条赣江长时流着平缓而清亮的水，我家住在这平河绿树之中，对于我这个小文人，颇增加了不少的兴趣。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半经半蒙的私馆里读书（经馆是教授可以作文的学生。科举时代，得读九经文馆，才有能力去考秀才），所谓“出就外傅”，我就住在学校里。这学校是家宗祠，橘林环绕，院子里大树参天，环境很好。先生姓萧，是个廪生，人相当地开通，对学生取放任主义，对我尤甚。我和三个同学，有一间屋子可读夜书。夜书只是念念古文，我非常地悠闲。同室有位管君，家里的小说很多，不断地带来看。我在

两个月之内，看完了《西游》、《封神》、《列国》、《水浒》、《五虎平西南》。而我家里，上半部《红楼梦》，和一部《野叟曝言》，我一股脑儿，全给它看完了。这样，使我作文减少了错别字，并把虚字用得更灵活。六七月间，先生下省考拔贡，出了10道论文给我作，我就回家了。

父亲办事的地方，是万寿宫。我白天不回家，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抹桌子，布置了一间书房。上得楼去，叫人拔去了梯子，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作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我在楼上干些什么勾当，父亲未加干涉，也很少同学找我。约莫是两个月功夫，我自己磨练得仿《聊斋》仿《东莱博议》的笔法作文。当然，那是很幼稚的。因为用字的简练，甚至于不通。但先生出的十道论题，我全交卷了。尤其是一篇《管仲论》，交卷的时候，先生竟批改了，让父执传观。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受不得这荣宠，因之引起了我的自满，自命为小才子。

这年冬，回到了南昌。父亲母亲回家乡了。留下我和弟妹，托亲戚照料。没人管我，我更妄为。我收拾了一间书

房，把所有的钱，全买了小说读。第一件事，我就是把《红楼梦》读完。此外，我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这个习惯，倒是良好的，我在小说里，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15岁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徐先生教我，这先生是徐孺子后代，他们家传，是不应科举、不作官的。

先生很古板，没教会我什么。只是他那不考科举、不作官的作风，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这时本已打进小说圈，专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先生又是个布衣，作了活榜样，因之我对于传统的读书作官说法，完全加以鄙笑，一直种下我终身潦倒的根苗。小说会给我这么一个概念，我很不理解。恐怕所有读小说的人，也很少会和我这样受到影响的吧？

四 礼拜六派的胚子

15岁的秋季，父亲因我的要求，允许我进了学堂，受新教育。因为我国文还可以，我插进大同小学三年级（毕业是四年，那时高小课程，约等于现在初中二年级）。校长周六平先生，是个维新人物，他教书的时候，常常讥笑守旧分子，而且不时地叙述满清政府的腐败。我，也就是他讥笑的一个。我受着很大的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于是我除了买小说，也买新书看。但这个时候的新书，能到内地去的，也无非是《经世文篇》、《新议论策选》之类。我能找到一点新知识的，还是上海的报纸。由报纸上，我知道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我也就另想到小说上那种风流才子不适宜于眼前的社会。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但我的思想